

中国观众批“魔改中国文化”，外国观众嫌“无趣味毁童年”

《花木兰》两头不讨好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实习生 卫弥萱

豆瓣评分4.9分,猫眼评分7.6分,MDb评分5.4分,烂番茄新鲜度75%——迪士尼真人电影《花木兰》无论在国内国外,口碑都翻车了。9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后,截至记者发稿前为止,《花木兰》总票房为1.66亿元。对这部成本接近3亿美元的迪士尼巨制而言,如今的票房成绩实在堪忧。

《花木兰》的失灵,让已经上映了三个星期的《八佰》继续票房长虹:《八佰》从9月13日起重回单日票房首位,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26亿元。

花木兰是迪士尼唯一一位“中国公主”。影片上映前,全亚裔卡司,包括刘亦菲、巩俐、甄子丹、李连杰等多位中国知名演员挑大梁,让这部电影备受期待。电影上映后,中国观众觉得《花木兰》“魔改”,外国观众则高呼“毁童年”。真人版《花木兰》为什么两头不讨好?



《花木兰》对中国文化的呈现引发热议



外国观众:毁童年了! 还我木须龙!

真人版《花木兰》改编自1998年迪士尼推出的同名动画电影。当年的动画版在全球收获颇为亮眼的3亿美元票房,花木兰这个中国传统人物成为不少西方小孩仰慕的女性英雄——在迪士尼公主们大多乖乖等待王子拯救的上世纪90年代末,来自遥远东方的木兰却毅然代父从军、活出自我。

有了珠玉在前,迪士尼也逃不过“翻拍魔咒”。在国外评分网站IMDb的《花木兰》条目下,不少外国网友愤怒留言:“别再毁我童年了!”“这部《花木兰》完全没有动画版的趣味与魅力。”“本来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原声带,但是并没有!全部都毁掉了!”

真人版《花木兰》虽然在故事情节上沿袭了动画版,但在影片风格上做了大刀阔斧的改动。真人版的气氛严肃庄重,甚至略显沉闷,在迪士尼的一系列公主片中也是一个异数。最让国外观众不满的一点是,真人版《花木兰》将动画版中的人气角色木须龙删掉。木须龙心地善良又幽默,是动画里的笑点担当,也是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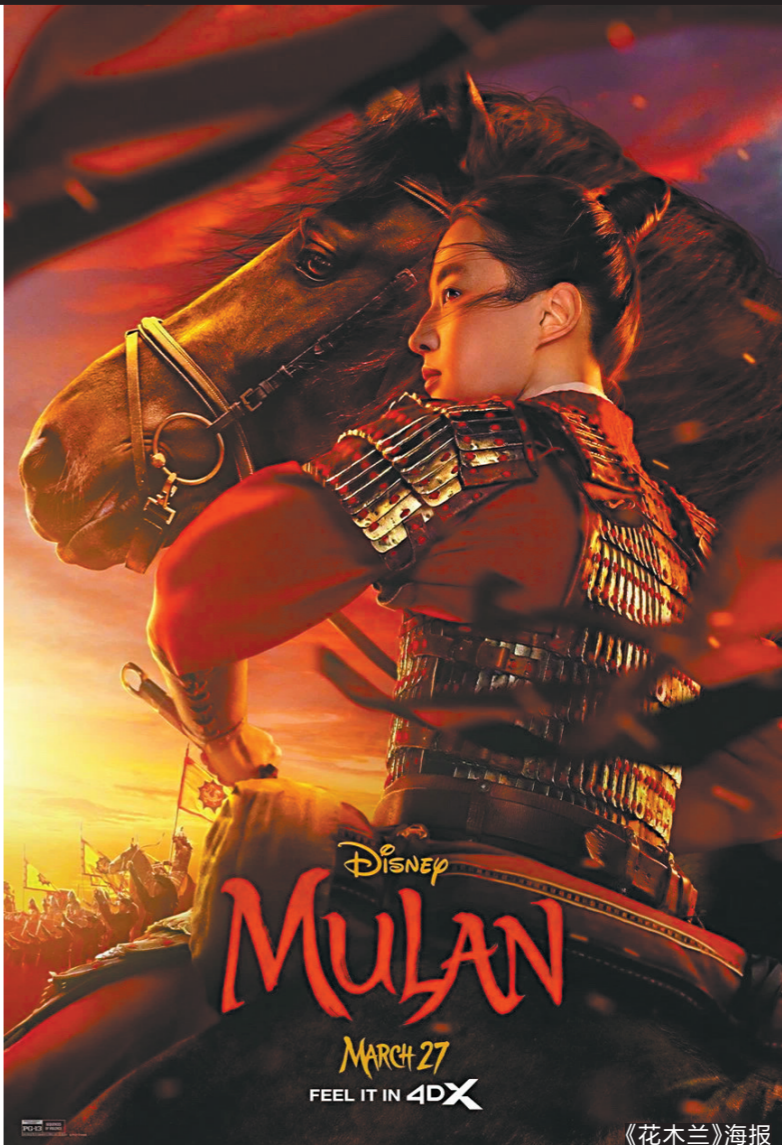
动画版《花木兰》

少人的童年回忆。真人版只出现了代表木兰化身的凤凰形象,但凤凰仅作为一个意象使用,并不像木须龙一样参与剧情、与其他角色产生互动,更别提制造笑点。

真人版《花木兰》不仅缺少了插科打诨的木须龙,也没加入迪士尼公主片常见的歌舞片段,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战争场面,配乐也显得毫无存在感。值得一提的是,1998年动画版的电影原声非常经典,其中克利丝汀·阿奎莱拉演唱的《倒影》更入围了当年的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。

1998年的动画版《花木兰》虽然经典,但本质上还是一个“西方想象中的东方”的故事,因此一度在中国遇冷。22年后的真人版作出了不少改变:起用刘亦菲、巩俐、甄子丹、李连杰等中国演员担任主要角色,其他角色也是全亚裔卡司,但在中国观众的眼里,仍然难免不了“魔改中国文化”。

去年,《花木兰》预告片释出时就曾引发一波争议:《木兰辞》中的“对镜贴花黄”,在影片中变成了全脸刷白、额头涂黄的惊悚妆容;根据“旦辞爷娘去,暮宿黄河边”的描述,花木兰应该是北方人,片中却



《花木兰》海报

中国观众:满头问号,“魔改”中国文化

住进了南方的福建土楼;目前公认花木兰是北魏时期人士,但她在片中却打起了元朝才出现的太极……

看完全片之后才发现,预告片的这些史实争议都不过是细枝末节。真人版《花木兰》编剧团队试图将中国传统价值观融入故事内核,结果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。真人版不愿意放弃近年大热的“女性力量”视角,试图展现花木兰“女子能顶半边天”“我的人生我做主”的成长轨迹,又借助巩俐饰演的反派仙娘,展现女性可能遭遇到的歧视和困境。另一方面,真人版又把花

木兰放在“忠勇真孝”的价值框架下评判,无论她怎么成长,最终的归宿仍然是解甲归田、回家孝顺父母。花木兰的核心价值语焉不详,导致外国观众难以理解,中国观众则觉得像“封建糟粕”。

而被许多外媒称赞的战争和打场面也无法讨得中国观众欢心。有豆瓣网友评价:“到处都是bug,更不要谈人物了,完全的网络游戏质感,不知道这片的投资花在了哪?”“想做出一种有别于此前迪士尼风格的史诗感,但受限于童话风格,战争场面看起来像儿戏。”

E-mail:hdzp@ycwb.com

2020年9月15日/星期二/ 副刊编辑部主编/责编 吴小攀/ 美编 李焕菲/ 校对 赵丹丹

4月30日,以小说《又见棕榈,又见棕榈》闻名的台湾旅美作家于梨华感染新冠肺炎去世,香港作家联谊会主席彦火撰文谈及她的创作,情感,婚姻……

一树繁花于梨华

□彦火[香港]

杨振宁喜欢读她的小说

5月1日接到朋友信息,台湾旅美作家于梨华感染新冠肺炎,于4月30日晚上在华盛顿去世。关于于梨华去世时的年龄,很多报道说是89岁,后来一位朋友转来于梨华的弟弟于忠华先生的信,才知于梨华出生于农历1929年11月28日,享年应是91岁。

据于忠华先生透露,于梨华晚年入美国马里兰州的安老院,“平日照顾她的三个 caregivers(女护理)中,有一位在二星期前确诊染上了 COVID-19(新冠肺炎),所以我大姊大约在一星期前就开始不舒服了。她的儿子又是 Washington Post(华盛顿邮报)的资深医疗记者,他们决定不送他们的妈妈去医院受罪,也咨询了我的意见,最后由医生开了止痛的药物,所以她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痛苦。”

于梨华是一树繁花,丰盛、郁茂,摇曳多姿。这不仅仅是指她本人,还包括她的作品。与于梨华交往过的人,很少不为她的爽朗、豁达和热诚、真挚所感染。她精力旺盛,喜欢讲话,讲话如小溪,潺潺潺潺;她喜欢笑,笑得很响亮,如风荡起的铃铛,叮当不绝,又如花的摇曳,别饶风致。

于梨华是海外华人少有的多产作家,影响很大,特别是她对“留学生文学”的贡献,功不可没。杨振宁教授在《于梨华作品集·推荐序二》谈到,他之喜欢读于梨华的小说,“基于两个原因:一方面是她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况的细致的观察;另一方面是她引入了不少西方文学的语法和句法,大胆地创造出既清晰可读又相当严谨的一种白话文风格。”

细腻笔触反映留学生生活

于梨华以小说的表现手法,



1982年夏,彦火(左一)赴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探望于梨华(左二)及其夫婿、大学校长欧立文(左三)。彦火 供图

湾逗留短短的一年间,于梨华连载完成了《归》、《也是秋天》等短篇小说集。

与夏志清没有结果的恋爱

我于1983年1月在新加坡“国际文艺营”与于梨华邂逅,她是新加坡第一届“国际文艺营”被邀请的旅美作家(还有聂华苓、郑愁予),我是被邀请的香港作家代表。

我们的文艺活动中,几乎每个场合都响彻她与李华苓的笑声,顿使这次文化活动倍添不少欢乐。于梨华直认不讳,这是爱情的滋润。新婚的她显得比之前有更多的活力,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,丈夫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欧立文(Vincent O'leary)。

于梨华的留学生题材创作受到夏志清的嘉许。很多人关心于梨华与夏志清的关系。夏志清的第二任夫人王洞女士,在《夏志清的情史》中曾提到夏志清与于梨华的关系。王洞写道,夏志清曾对她说:“……后来 Helen(于梨华)搬来纽约郊区,要我写序,我又跟她谈起恋爱了,我太太受不了,找了一个男朋友,我们就决定离婚。”

于梨华逝世后,于梨华的弟弟于忠华曾对传媒透露,夏志清对于梨华一度着迷,扬言于梨华

是他婚后第三个情人,他表示,于梨华也很欣赏夏志清的才气,“姊姊不能得罪他,毕竟他那支笔可以让我姊姊的努力完全白费,也可以把我姊姊推得更高”,但与此同时,于梨华很欣赏夏志清的才气,“她也不是百分之百被动”,两人过从甚密,主要的顾虑是孩子们还小,才没闹得双方离婚收场。其夫孙至锐为此相当苦恼,常问他要怎么办,“每次跟他在车上聊起来,汽车上烟灰缸都被他塞满了”。

于梨华最终还是与孙博士离婚,嫁给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欧立文。

1983年5月21日,于梨华偕夫婿欧立文赴内地访问经港,由我接待,并在她下榻的华国酒店与她畅谈了一个上午,海阔天空,谈她的创作生活,她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意见和认识,美国华人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心态,中西文化冲击的问题等和她最新的创作计划和路向,等等。

于梨华写的留学生文学,大多是以台湾留美学生为原型。她表示,她开始关注中国大陆的留学生,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有个故事,所以于梨华对这方面的兴趣又提起来,她想以后还会写这些人,遗憾的是,其后她始终没有把中国大陆留学生题材的小说写出来。

蕴朴同志(国画)

□罗凯珠 彭剑 赖虹玫 廖晋



9月12日,“蕴朴同志——罗凯珠、赖虹玫、彭剑、廖晋中国画巡回展”(南海站)在佛山市南海文化馆开幕,展出四位女国画家近作

100余幅,所展作品蕴古朴苍劲风格,以金石气格融于其中,自成特色。此次展览由广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、广州市美术家协会、广州青年

真正的恋爱

□王鼎钧[美国]

仿佛倾诉。有时,幽幽怨怨,诉天诉地。有时,激情顿挫,欢情无限。

世人太忙碌,太浮躁,不能了解他们,也不知道尊重他们,幸而这世界上还有诗人。一个匈牙利诗人替恋人说:我愿意是树,如果你是树上的花,我愿意是花,如果你是露水,我愿意是露水,如果你是阳光。如果你是天空,我愿意变成天上的星星,如果你是地狱,我愿永堕地狱之中。

你看李进文的情诗:阳光撞过来,我想起你。尘世撞过来,我想起你。一只苍蝇以及随后一对白头翁撞过来,我想起你。客厅里的大寂静撞出去,我想起你。盈室兴旺的种种叹息撞出去,我想起你。撞来撞去的过程,玻璃心一片澄明,而我破碎了。

你看《咆哮山庄》的男主角:我低头看室内的石板地,她的面容就会出现在上面。在每朵云上,每株树上,在夜晚的空气里,我的眼光无论落在什么地方,总能看得见她。(杨苡译文)你看茨维塔耶娃说:我生活中每一个车站,我命运中每一棵每一棵灯柱

下面,每一条沥青路,都有你。

你看沈从文说,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,使人只想下跪。你给她的影响恰如这天空,距离那么远,我日里望着,晚上做梦,总梦到生着翅膀,向上飞举,向上飞去,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。你看钟晓阳说,她的视野日渐狭窄到只容他一人,他背后的东西她完全看不见,一切远景都在他身上,甚或没有远景,他就是她的绝路。许多以前爱的东西她现在不爱了,世上的事物开始漠漠待她,她也漠漠地待它们。

这些人,广义的诗人,树立恋人的形象,提高恋人的地位,使恋人受人怜惜,受人尊重。甚至连乡间泼辣辣的热情女子,也高声呐喊,语惊四座,使人刮目相看:

人劝我丢开吧,我只得顺口答应着他。聪明人,岂肯听他们糊涂话?

烦恼我,反倒惹我一场骂。情人爱我,我爱冤家。冷石头,暖的化了放不下。常言道:人生恩爱原无价。——《白雪遗音》

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,佛山市青年美术家协会、广州山水画研究会、南海美术家协会、南海女美术家协会协办,展期至9月26日。